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 主編

英國工會運動史

(三)

衛布著 陳建民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英國工會運動史

(三)

衛布著 陳建民譯

漢譯世界名著

英國工會運動史

第五章 小組領袖會員

多年前多種之力互相合作以形成殆可稱爲一種工會運動內閣者。機械工合併會一類大工人共濟會之成立，既於某種意義之下，造就一新派工會職員，以應付管理上及財政上種種複雜之問題，而此類團體又各在倫敦設立總機關，其中受俸職員彼此往還，私人之交誼極厚。加以此一小組之書記中適含有品格優長才能傑出之人，此輩憑其經驗及性格極宜於指導工會運動，以衝破當日絕大之危機而底於成。至於此絕大之危機爲何則吾人行將敘述也。

此一小組——吾人以後當稱爲小組領袖會員——中最爲重要者爲機械工合併會書記長威廉·阿蘭及木匠合併會書記長羅伯·亞普爾加司。之二人者各創立一強有力之團體，故於工會會議中極佔勢力，其與此二人交情最深者爲舊鑄鐵匠全國工會書記長丹聶·蓋爾 (Daniel Guile)，

倫敦派砌磚匠書記長愛底溫庫爾孫（Edwin Coulson）及某女鞋高技師小工會重要會員兼倫敦勞動階級激進主義之有力領袖喬治·俄澤（George Odger）三人。

威廉·阿蘭爲當日首唱新工會運動之人，註一吾書曾述彼得牛頓之助後，如何收拾機械業組織之破碎部分，如何改變舊會精密之組織法及財政制度使適合於全國大合併會之需要。彼終日局處辦公室中，耐苦工作，終於釐定一種極有規則（但微嫌繁瑣）之財政核對及職業報告之方法，依此方法成千累百之會員在會中所佔之地位如何皆隨時詳細登載於其官文書中。是法沿用至今，足見其有真正之價值。今日機械工合併會之總機關中固猶保留阿蘭此種歷久不倦而又極有規則之勤勞之遺跡也。夫阿蘭之過於慎重，處事之拘泥形式，與其汲汲以謀會中基金之增加固係彼之缺點。但當勞工煽動家於金錢管理上備極鬆懈而又不能常萃其心力以從事勞動運動之時，則無論此類缺點對於機械工合併會之政策及發展之最後影響如何可疑，然實予大眾以一種良好之印象。且阿蘭雖不善演說，雖對於普通事務不感何種興趣，然確係勞動階級中一極精明之政治家，其性情，其判斷，皆可信賴不疑者也。至今人人樂道阿蘭爲人廉正耐勞，無虛榮心，無野心。

註一 阿蘭於一八一三年生於厄耳斯德（Uster）喀里克弗訥斯（Carrickfergus）地方，父母俱係蘇格蘭人。父爲某紗廠經理，後移居格拉斯高附近之某紗廠中。威廉卽於一八二五年入蓋次賽德（Gateside）某紗廠充當接線童子，三年後彼離廠改入格拉斯高安德斯敦（Anderson）某大機械店爲學徒。迨十九歲學習時期未滿，彼已娶店中某合夥者之姪女爲婦。一八三五年彼往利物浦充當機械業夥計，後又由利物浦隨同鐵工廠遷往克魯（Crawe），而卽於此處加入工會。一八四七年塞爾斯卑（Selsby）被監禁時，彼繼任該會書記長，此後繼續任職，直至一八五一年該會合併於機械工合併會之時始已。二十餘年來彼年年當選爲此大團體之書記長，於一八七四年終於任內。

當阿蘭之目的在將受俸煽動家變爲大財團法人可靠之職員時，亞普爾加司則謀爲工會組織取得一種被承認之社會地位及政治地位。氏性情機敏而又心平氣和，自知利用最能折服中產階級反對者之偏見及消祛中產階級反對者之批評之一類議論。抑彼不但謀對當世人士證明工會運動者行爲之正當已也。彼又力謀擴大普通工人之見解，工人眼光前此之囿於罷工及酒館者，彼則以所有有關工人之全部社會問題及政治問題告之。故當彼充任書記長之時，彼亦係有名之『國際』註一之一重要會員及勞工代表促進會（The Labour Representation League）全

國教育促進會 (The National Education League) 及其他多數慈善團體并政治團體之有力發起人。當日政治改革家無不求彼贊助若輩之改革計畫；彼曾以勞工特別代表之資格出席於北明翰全國教育促進會會議；又因其負有社會改革家之盛名，於一八七〇年被推出席傳染病條例皇家委員會 (The Royal Commission upon the Contagious Disease Acts)，遂爲工人中首受英皇稱爲吾人可信賴而且最親愛之臣民者。總之，氏宅心公正，人極機警，性又和善，故得成爲政治世界中英國勞動運動之理想的代表也。註二

註一 一八六三年法國派代表兩人到倫敦協議援助波蘭應採之共同行動，而有名之國際工人協會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orkmen) 即緣法代表此行產生，該會於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倫敦正式成立。

大會開會時，朗讀馬克斯 (Marx) 所預備之演說詞，該會之基本目的在聯合所有各國工人以謀勞工之解放；至其所抱之主義則謂勞工之受制於資本家乃一切社會上之痛苦及政治上之倚賴之根本原因。一八六四年至一八七〇年間該會支會幾遍歐洲及美國，而歐洲某某數國中大多數工人團體相率加入。中央管理事宜委諸駐倫敦之五十五人普通會議，而該會議則由各國支會選出之各該國僑居倫敦之人民組織而成。但普通會議對於支會無立法上之管理及他種管理之

權，實際上不過各支會間互通聲氣之一種機關，各國支會固可率憑己意處理本國支會事務也。協會每年舉行各國支會代表大會一次，逐次會議而協會之主義及綱領亦逐漸擴展。當日英國工人實際參預此類基本目的者其程度如何不得而知。一八七〇年俄澤爲協會會長而亞普爾加司爲協會普通會議主席，普通會議中除亞普爾加司外辣克拉夫德（Lunatic）此人後爲倫敦學務委員會會員及其他有名之勞動階級領袖皆與焉。但英國工會以團體資格加入爲數極少。且當一八六六年十一月普通會議邀請倫敦各業評議會加入或卽不加入亦請准許國際工人協會代表出席各業評議會會議以便報告歐陸各國工人罷工情形之時，各業評議會之議事錄證明此兩項要求皆被拒絕。實則倫敦各業評議會甚至不願承認國際工人協會爲與外國工人團體互通消息之一種機關，而決與外國工人團體直接通報消息也。亞普爾加司曾以英國代表資格數度出席大陸年會，且於一八七〇年五月一日紐約世界報所發表之談話中詳細說明協會之目的及主義，自一八七一年巴黎革命政府消滅後法國內之支會盡告消滅，而英國及他國之會員數亦銳減。一八七二年協會在海牙（Hague）開會時議將普通會議移往紐約。自此以後國際工人協會對於英國勞動運動全無影響矣。

註二 羅伯·亞普爾加司係皇家海軍中某舵手之子，於一八三三年一月二十三日生於赫爾（Hull）十一歲時，彼充一送信童子，最後入接本匠及細本匠所開之店，未充學徒卽盡力從業。一八五二年彼遷往設斐爾德；但當一八五五年其雙親死

亡時，彼又往美國，翌年重返設斐爾德，蓋其妻之健康不許伊隨夫前往有希望之地也。亞普爾加司既加入地方木匠工會，即一躍而爲該會重要會員，當一八六一年木匠接木匠合併會成立較有效能之職業行動有希望之時，彼即舉全會加入。一八六二年彼當選書記長，後此一再連任直至一八七一年因會中私人種種爭執彼即自動辭職。一八七〇年倫敦教育委員會成立之時彼充拉謨柏司（Lambeth）區之候選人，但未成功，雖得票七千六百張。同年彼經美德斯吞（Maidstone）市邀爲該市國會候選人，但彼辭謝，以讓約翰拉布克爵士（Sir John Lubbock）。一八七一年彼受命爲傳染病條例皇家委員會。彼卸去書記長職務之時，暫操新聞業，任某國報紙駐法戰時通信員。不久彼充任某製造機械工具及游泳工具之商店之工頭，後即爲該商店店主，歇業之時家道小康矣。當一九二〇年亞普爾加司係一八六七年至一八七一年小組領袖會員中碩果僅存之人，仍係木匠合併會會員，對於工會運動仍極關心。彼曾以工會運動有價值之文書及記錄供給吾人參考云（參閱漢符理 A. W. Humphrey 所著之亞普爾加司傳 The Life of Robert Applegarth）。

就鑄鐵匠工會及倫敦砌磚匠工會之永久職員而論，則其創造性不及阿蘭及亞普爾加司之富。蓋爾豐采動人，態度和藹，而又稟有一種粗魯之口才。庫爾孫則經某敵人謂爲冷淡無情剛愎不遜，又經他人指爲頑固不化之人；但倫敦砌磚匠協會在彼指導之下竟發展成一有力之全國工會。

足徵其才具亦復不劣也。總之，此四人者同具幹濟之才，吾人觀其各於所操之職業中始終依牛頓及阿蘭所首創之政策使工會組織完全根據全國保險公司之辦法而克底於成，即知之矣。喬治、俄澤氏之稟性與阿蘭之勤慎及亞普爾加司之和平又有不同。上述五人之中惟彼一人繼續從業，始終保持勞動階級領袖之氣味。氏口如懸河，雄辯滔滔，能隨心所欲左右民衆會議，且係京都激進派之偶像。雖然，氏非獨一善於籠絡羣衆之人已也。氏除辭藻華瞻，情感熱烈之外，尙具有政治上之機警，而彼與其同僚固同具行動慎重及個人服從之美德也。但其懶惰遷延與其辦事毫無條理之習慣，則使其不能組織一大團體。假彼獨力無援，恐亦不能如何增進工會之實力；所幸彼忠誠耿耿，依附會中重要之職員，同時又代表此輩職員對勞動界多方宣傳，遂使工會運動之基礎擴大，而吸收勞動階級中熱心之改革家焉。註一

註一 丹聶，蓋爾於一八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生於利物浦，父爲鞋匠。一八二七年從一鑄鐵匠學習，一八三四年加入工會。

一八六三年彼爲該會通信員，後連任此職直至一八八一年始行告退。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五年彼充國會委員會委員，於一八八三年十二月七日逝世。

喬治·俄澤係哥歷 (Cornish) 某礦工之子，於一八二〇年生於南得文 (South Devon) 塔維斯托克 (Tavistock) 附近羅布羅 (Roudborough)，早歲即爲鞋匠。彼周行各地尋覓工作（此蓋當日之習慣）最後卜居倫敦，爲女鞋匠協會重要會員。彼第一次出任外事係關於一八五九年建築業停業之時出席倫敦各業代表大會。一八六〇年倫敦各業評議會成立之時，彼爲該會一領袖會員，且自一八六二年至一八七二年該會改組之時，彼連任該會書記。彼係倫敦勞動階級激進主義領袖中之一人，前後五次設法當選國會議員，但因在朝自由黨之大反對累次失敗。一八六八年於拆爾息 (Chelms) 一八六九年於斯德拉德佛 (Stratford)，一八七〇年於布里斯陀爾 (Bristol) 彼寧可退隱而不願分裂投票。一八七〇年彼於薩得克 (Southwark) 爲候補者，但結果失敗，所差僅三百四票，自由黨黨員滑鐵盧 爵士 (Sir Sidney Waterloo) 得票最少，只二千九百六十六票，而俄澤 所得則共四千三百八十六票。一八七四年總選舉時，彼又出而競選，但受保守黨及自由黨之反對，結果依舊失敗，彼於一八七七年逝世，舉殯之時卑斯利 教授 (Prof. Beely) 梭色德 教授 (Prof. Fawcett) 及迭克爵士 (Sir Charles Dilkes) 皆來送葬。倫敦工人且利用此舉殯時期爲示威運動。卑斯利 教授所作之讚美詩登於一八七七年三月十一日週報 (Weekly Dispatch)。氏之傳記亦於一八七七年刊行，顏曰喬治·俄澤行述 (The Life and Labour of George Odger)。

吾人生當今日頗難適當說明上述五人以其私人資格對其同志所有之偉大之影響如何及其以工會運動代表之資格對於大眾及統治階級所有之偉大之影響又如何。本世紀中工會運動第一次不受中等階級及上等階級同情者如柏來斯，奧文，羅伯庇爾，鄂康諾或丹崑之指導而受會受特殊訓練之真正工人之指導。即勞動階級政治領袖此時亦第一次以親密之友誼爲堅強之團結，彼此之間毫無妒忌之念，攜貳之心也。此輩工人之工作誠缺經濟學理或政治哲學之根據。若輩兼信國際工人協會之膚淺的集產主義及英國激進派之產業個人主義。吾人以爲若輩之政治活動既無確定之根據，故若輩一旦引退則此種活動亦即停息也。吾人此後遇有機會將重述若輩性質上之種種弱點，并說明此類弱點如何阻礙若輩之運動。然正惟有此種種限制之故，若輩始能於此時機爲工會運動有價值之代表。蓋若輩以至誠之心承受中產階級反對者之經濟的個人主義，僅要求中產階級較爲開明之分子所願允許之一種結社自由。同時其真正熱心取得政治上及產業上之自由，使其具有一種堅強不屈之精神，無論遭遇何種挫折，氣不稍餒。若輩既熟知中產階級之見解，又深悉當日局勢之困難，故其行動皆有法度，不至徒唱高調也。後此數十年間工會方面既

須從速爲工人團體取得一種法律上之地位，又須消除設非爾德暴行所引起之種種惡印象，則若輩所稟之性質實與此急迫時期極爲相宜。若輩之彬彬有禮於若輩自身亦深有裨益。除自尊及廉正外，又復言論正確，舉動合理，全無醺酒鬧飲之事。就阿蘭，亞普爾加司，蓋爾，庫爾孫，及俄澤五人而論，工會運動之反對者覺有一種堅強之個性，非常之才幹及英國中產階級深受感動之職務上之細謹三者合而與之爲敵也。

倫敦當日尙有一般同性情同目的之人環集於此輩之四周。吾人前已述及釘書匠工會之丹寧，此君爲工會運動服務爲時已久。建築業中則產一般少年工會運動者如約翰，普賴爾（John Prior），喬治，豪厄爾（George Howell），亨利，布洛德赫斯特（Henry Broadhurst）及喬治，細普吞（George Shipton）。此中全部人員皆與各省領袖互通聲氣，而此輩領袖則皆依附新思想而與小組領袖會員採一致之行動者也。就中最爲重要者爲亞歷山大，馬克多那爾，此時正忙於組織礦工全國工會，爲約翰，揆因（John Kane），係英國北部鐵匠工會會員，註一爲威廉，德倫非爾德（William Dronfield）係設非爾德之排字人，爲亞歷山大坎伯爾（Alexander Campbell）

爲格拉斯高各業評議會之主要人物。

註一 約翰·揆因於一八一九年生於諾森伯蘭，阿英威（Alnwick，Northumberland）地方。七歲出外工作，所操之作不一。十五歲彼移居紐喀斯爾溫泰因（Newcastle-on-Tyne），入加次赫德（Gateshead）某鐵廠工作，卽於此處，參加憲政改革運動及他種進步運動（progressive movement）。一八四二年氏組織鐵業工會，結果失敗，此後直至一八六三年始有一種穩固之團體成立，而當一八六八年全國鐵業合併會（The Amalgamated Ironworker's Association）成立之時，彼被舉爲書記長，此後連任此職直至一八七六年死時爲止。

小組領袖會員之特殊的政策卽一方面於職業上之事務非常慎重，而他方面於政治上之改革仍積極運動。究竟阿蘭，亞普爾加司，庫爾孫及蓋爾四人相信俗人所抱之見解以爲工人團能於蕭條之市場中提高工資或反對工資之減少者至於何種程度，尙屬疑問。蓋若輩較信大宗準備金之道德的力量，以爲有此大宗準備金慷慨發與失業工人，則一資本家甚至全部資本家此時舍按照標準工資外不能以他種工資購買勞力也。其實小組領袖會員之職業政策，不過欲爲各工人取得勞動條件之爲最好之僱主所肯欣然承諾者而已。因此之故所有激進份子，認定工會運動之成

功端在累次罷工以要求加薪或反抗減薪者無不譏評若輩態度之冷淡。不知小組領袖會員正從另一方面爲工人謀解放。若輩以爲政治上之特權一律平等享受，而社會上及教育上之機會又爲社會上各級人士而開放，則結果所趨經濟大體可以平等。是故在倫敦工會領袖及各省工會領袖勢力之下多數工人俱被捲入政治運動之漩渦中，要求選舉權，修正主僕法（The Master and Servant Law），訂立新礦工章程，實施全國教育，并完全承認工會爲合法團體。

雖然實際上之困難使小組領袖會員之政策不能完全見諸實行。原利用工會組織以便於國會方面實行運動在工會世界尙屬創舉。普通工會運動者從未嘗享受選舉權，對於社會運動及政治運動不感興趣，而視工人團體專爲要求加薪或強迫工友加入工會之機關。此情在各地尤然，因地方工會之職員通常與其會員同抱蒙昧主義也。曼徹斯特派之砌磚匠及木匠總工會（其總機關設於曼徹斯特）亦猶中部各地之製磚匠及設斐爾德之利器匠猶抱祕密及脅迫之舊觀念，而石匠（此時集中於黎芝）之有力團體對此普通運動亦復袖手旁觀。且此種抵抗并不限於舊日團體，亦不囿於特殊地方。一言以蔽之，當日所有工會無異曩昔猶極端厭惡政治行動，甚至京都工

會亦復如此。就大多數情形而言，工會章程且有公然禁止開會之時，提及政治者，雖有時普通工會亦被誘參加政治性質之共同行動，以防衛工會運動自身，但小組領袖會員對於所屬工會縱能行使大勢力，顧此種勢力猶不足以慫恿其會員利用工會組織以便從事立法改革運動。以此之故，小組領袖會員只得改變方針，求以新成立之各業評議會爲工會世界之政治機關焉。

一八五八年至一八六七年間各重要產業中心永久各業評議會之成立，實工會運動團結上之一重要步驟。原地方代表會議，專爲對付特殊之危機而召集者，實十九世紀以來工會組織之一種特徵。前此每有一次重要之罷工，則他業中表示同情之人即出而組織委員會，多方募款，且各就私人能力所及實行援助。此中最爲重要之委員會當推工會運動受法律上或立法上極大危迫之時，各工會運動中心所設立之委員會。此類聯合委員會於一八二五年捐款以抵抗政府之重新制定結社禁止法，於一八三五年引起社會人士對於達徹斯特勞動者之事件表示同情，於一八三八年國會委員會中進行工會事件，皆有極大之貢獻，但此類委員會只爲特種危機而設，以吾人所知絕非繼續存在。迨一八六〇年則格拉斯高，設斐爾德，利物浦及愛丁堡皆設有永久之各業評議會，

翌年倫敦各業亦依例設立此會云。註一

註一 以吾人所知帶有各業評議會性質之第一次永久委員會似卽利物浦各業保護會 (The Liverpool Trades Guardian Association) 是會於一八四八年成立，其目的在保護工會免受法庭援用刑法所施之壓迫。就該會一八四八年之報告及貸借對照表與夫一八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石匠兩週通知書上所論各節觀之，吾人以爲該會似採積極行動以保護設斐爾德磨刺刀匠免受惡意之起訴，并援助曾被判定陰謀罪之利物浦石匠。該會一八五〇年至一八五七年間之活動則無案卷可考，但一八五七年八月該會曾募款四百鎊以援助利物浦細木匠，一八六一年又援助砌磚匠罷工，同年七月該會併入聯合各業保護會 (United Trades Protection Association)，斯會係模仿倫敦各業評議會而組織者。自一八二五年以來格拉斯高似屢有代表聯合會。一八五一年有人謀將此等聯合會改組使成爲一種永久團體，但各業不久卽停派代表。一八五八年因坎伯爾之暗示又謀改組，結果較有成效，而當時成立之評議會大部分係由建築業集合而成。迨一八六〇年團體生命極爲活躍矣。更就設斐爾德而論，則地方各業早有臨時之同盟團體而此類同盟幾於繼續存在。就中稱爲有組織各業工人聯合會者係於一八五七年成立，其特殊之目的卽爲援助設斐爾德活版工協會因匿名揭貼事件被控者。此會日後變爲永久評議會。其他各地如都伯林及布里斯陀爾亦幾於各有地方各業評議會一類之團體。又曼徹

斯特職業保護會 (The Trade Defence Association of Manchester) 爲援助染工罷工而設而由九千工人之代表署名之請願書曾見於一八五四年石匠兩週通知書。就倫敦而論吾人更可據俄澤於一八六七年在主僕條特委員會前所舉之證據斷定一八四八年以來京都各業代表大會特爲常見。卽如一八五二年倫敦各業委員會將烏爾味罕普吞 (Wolverhampton) 洋鐵片匠事件從較爲軟弱之全國各業聯合會之手取出，自出極昂之訟費進行訴訟，卽其一例也。該委員會之事業甫告成功，又有一委員會出世，專爲援助普勒斯吞 (Preston) 棉業工人罷工者，而約翰·準茲 (John Jones) 於一八五五年三月宣言謂下院正在討論之共濟會議案將使工人團體之法律地位較前尤不確定者卽係對此委員會 (時正在舊貝力街柏爾飯店開會，舊貝力街柏爾飯店者歷史上有名之工會運動會議場所也) 爲之也。於是倫敦工人立即組織京都各業共濟會議案委員會，該會之報告曾由丹寧加以批評，而評文見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丹寧通知書中。據此評文觀之，吾人知當日委員會開會係由阿蘭主席，其舊友牛頓，石匠協會及砌磚匠協會之祕書記長與夫排字人及釘書匠之代表悉行出席，此會由八十七工會四萬八千工人援助，每一會員捐助半便士以充該會費用。該會在國會方面之活動極爲有力，收效極宏。因善於運動議員之故，案中可厭之條款悉被刪除，卽當日所認爲工人團體立法上一重要之步驟者因得湯姆斯·休茲 (Thomas Hughes) 及哥德立亦爵士 (Lord Goderich) 之助亦已達到。一八五八年至一八六